

世人唾你如尘土  
我必奉你上九霄

# 傀儡戏

病鹤斋 / 著  
KUI LEI XI

容貌永远停留在 13 岁的小铜镜

她的武器是傀儡丝  
她却只能沦为他人傀儡

他逗她：“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”  
但最后，他却想问自己：“谢长安，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？”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傀儡戏

病鹤斋著  
KUI  
LEI  
XI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傀儡戏 / 病鹤斋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
2018.1

ISBN 978-7-221-14601-4

I. ①傀… II. ①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31469号

## 傀儡戏

病鹤斋 著

出版人: 苏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胡洋

特约编辑: 廖妍 李文诗

装帧设计: Insect

封面绘制: 棉花圃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
邮编: 550081)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 210千字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8年3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21-14601-4

定价: 32.80元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微信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# 傀儡戏

## 目录 contents

### 第一章/路遇风雪/001

他们都心知肚明，又都聪明得可怕，像是两条毒蛇狭路相逢，互相吐了吐芯子，然后擦肩而过。

### 第二章/风云暗起/030

你不跟我回去，你又要去哪里？你又能去哪里？你本无处可栖，无处可归。

### 第三章/红莲炼狱/053

在红莲狱，权力才是决定生死的关键。你要做的不是驳回权力所做的决定，而是要驳回权力。

### 第四章/血月之夜/070

坏人可不会处心积虑做戏保护别人，因为坏人，从来不想欠下莫名的债，特别是命债。

### 第五章/引路之人/088

雏鹰从此刻开始睁开眼睛，已有飓风愿为它开路。她将会是，新的引路人。

### 第六章/重塑圣女/105

我这一生，遍尝苦楚，若真有神佛，他们理应救一救我才对。可没有，一刻也没有。所以，我不信神佛。



# 傀儡戏

## 第七章/骨塔密室/118

他逗她“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”，此刻，他却想问一问自己，谢长安，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？

## 第八章/修罗主人/136

“我帮你除掉幽渊，让你成为红莲狱真正的万人之上。”修罗无踪，地狱有门。

## 第九章/万劫不复/155

我幽渊，要穿越正义与杀戮，颠覆地狱与净土，重新定义生与死，只为了让你回来。  
哪怕我变成面目可憎的魔鬼，也无所谓。

## 第十章/人心难得/181

谢长安想起身材娇小的小铜镜握着傀儡丝的模样，笑意又加深了一层。他又紧接着补一句感叹：“多么别致可爱的怪物啊！”

## 第十一章/镜花水月/192

我见过了太多星辰，却没有见过一个如你一般的黑夜。

## 第十二章/不如归来/228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小铜镜吗？因为你抢夺了我的样貌，抢夺了我的身份，抢夺了我的名姓，你让我成为镜子里的你，你让我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影子！”

## 后记/红莲狱教主起居手札/261

## 第一章/路遇风雪

他们都心知肚明，又都聪明得可怕，像是两条毒蛇狭路相逢，互相吐了吐芯子，然后擦肩而过。

### 一 “我要活。”

舒朗月跟着商队走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到了昆仑。进入昆仑山脉后雪簌簌地下着，一刻不停，仿佛天上开了个洞，将云絮都漏了下来。

雪山的山脉沿线，立了许多“神柱”，柱子顶端系着叮当作响的金铃，悬挂着数尺长的红色纱幔。红色纱幔顺着风的方向，往昆仑山山巅的红莲狱方向飘去。

朝圣跪拜的人群就沿着这条路，一步一跪往山顶的圣教而去。人群跪下的印迹很快又被新雪所覆盖，风雪之间，只听到风掠过金铃的声响。

原本前行的商队在这红色纱幔前停了下来，商队的领队老吴看了一眼昆仑山巅漫山遍野的红莲，轻悠悠地叹了一声：“今年可真是大丰收啊。”边说边把冻得瑟瑟发抖的舒朗月请了下来。

老吴一拱手道：“舒公子，我们商队就到这儿了。若您还想继续往山顶朝圣就得靠您自己了。”

舒朗月裹了两层厚厚的狐裘，整个人如同一个白色的球，只留了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在外面。同行商队的商人曾私下议论过这个出手阔绰的公子，原以为有钱人家的公子都是一身铜臭，没想到他的一双眸子却清亮得如同天上星辰。

舒朗月瑟瑟发抖地问：“这里就……就是昆仑山了？我……我不朝圣的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我能不能跟着你们？”

“您不朝圣来这苦寒之地做什么？”

舒朗月抿了抿嘴，还是没好意思把自己逃婚的事情说出来。他从家里逃出，也没个目的地，只想走到天涯海角，走到家里再也掌控不到他的地方。

商队的副领队老孙很喜欢舒朗月，他爽朗地一笑，说：“我们干的活您可干不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！我肯定干得了！我自小习武身体强壮得很。”舒朗月掀开了狐裘，拍了拍自己的剑，哪知道冷风猛地蹿了进来，冻得他立刻打了个寒战。

领队老吴一下车就戴起了厚厚的面罩，他也毫不避讳，直接告诉了舒朗月他们所干的营生：“这不是身子强不强壮的问题，更何况您看起来也不怎么强壮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们来昆仑山是来挖这里的宝贝的。”

副领队老孙也手脚麻利地戴起了面罩，更正道：“准确地说是偷挖。”

“偷挖宝贝？！”

老吴点了点头，目光已经朝昆仑山那赤色的山峰上望去：“我们是来挖红莲回去当药材卖的。但这里的百姓都信仰山顶那个教派红莲狱，红莲是他们的圣物，要是被当地人抓到偷挖红莲是要被活活烧死的。”

“活活烧死？挖这红莲做什么？不过这么危险的营生，还是尽早停手吧。世间这么多赚钱的生意，何苦非要做这个？”

“我们家做这个做了几代人了，赚钱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红莲的确是上好的药材，这么好的东西不该被锁在深山里。红莲狱的人对红莲太看重了，宁愿让它烂掉也不愿卖给我们，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来偷了。”

舒朗月望向那赤红的山峰，红莲灼然而开，仿佛是燃烧在雪上的火，又仿佛是炼狱的入口。

舒朗月没想到这稠艳的红色花朵是上好的药材，再看这一行面容粗犷的汉子时，像是在看一行为义赴死的英雄。

此等英雄好事，怎么能少了他舒朗月！

“吴哥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！这一路上承蒙各位照顾，我也想出一点儿力。”

副领队老孙呵呵地干笑了一声，拍了拍舒朗月的肩膀说：

“舒公子，你可以先去镇上的客栈里住几天，好好欣赏这塞外风光，等我们忙完了再把您捎回去。”

舒朗月刚想争辩什么，老吴就带领着商队，埋头走进了风雪里。

舒朗月看着进入雪山深处的商队，心想：不就是红莲吗？这漫山遍野都是红莲，他舒朗月还采不了一朵？

舒朗月和商队分开后，特意从另一个方向上了山。但实际情况远比舒朗月想象的艰难，虽然从半山腰开始就遍地开满红莲，但他稍一靠近，就会有穿黑袍拿镰钩的卫教士上前呵斥。

那镰刀磨得锃亮，直指舒朗月的鼻尖，仿佛下一刻就会用不敬者的鲜血浇灌这朵圣洁的红莲。

舒朗月想拔出身后的剑，但看到那卫教士脸上都被风雪吹得皴裂，拔剑的手还是停了下来。



对着这些无辜的喽啰，舒朗月终究是少年心性，于心不忍。他只得将采红莲的事作罢，往山下走。越往山下走，红莲越少，直到眼前只剩下皑皑白雪。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无能，遇到事情只能逃避。

不想伤害任何人，也帮不了任何人。

就在舒朗月沮丧的一刹那，他看到山脚极其隐蔽的一处露出一抹红色。想不到这山脚还有一朵没人发现的红莲！

舒朗月警惕地望了望四周，然后兴奋地跑了过去。

当舒朗月靠近了才发现那红色不是什么红莲，而是一摊血迹。血将周围的雪涸染，染成一朵花的形状。

而在那血迹之下，露出一小块口鼻，正微弱地呼吸着。

这下面竟然还有一个人！

舒朗月赶忙把那被埋在雪里的人挖出来，边挖边跟那人说话，生怕那人失去了意识：“喂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再坚持一会儿，别睡，别睡！”

那人脸上的雪被拂开，竟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。但她早已冻得嘴唇发紫，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知觉。即使如此，少女还是本能地往雪里缩，似乎要将自己藏得更隐蔽些。

她不是被雪崩压住的，而是故意藏匿于此！

不过，舒朗月无暇考虑少女为何在此，他想的只是——快点儿救她！

舒朗月自幼练武，身法惊人，只是运气轻轻一推，就将少女身上的雪拂净。他将那受伤的少女抱起来时，仿佛抱住了一个通身冰寒的雪块。这么低的体温，不消半个时辰可能就要冻死了。

舒朗月当机立断，用了一个最笨，也最有效的方法。他运起内功，用舒家祖传的连阳诀将全身经脉全部打通，让自己的

体温骤然上升了许多，然后将少女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往最近的镇子上奔。

连阳诀威力巨大，消耗也大。到达镇上时，舒朗月已经精疲力竭，难以继力，但怀中的少女仍旧冷得像个冰块。

镇上的大夫只给少女把了脉，就对舒朗月说了一句：“没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”

舒朗月并不信，这个少女分明还有力气往雪里躲，怎么会没救了呢？他迅速地奔向下一个医馆，却仍旧得到了相同的答案。

“在昆仑山被雪崩砸住的人，都活不了的。”

“这小姑娘长得可真白净，真是可惜了。你早点儿准备一下后事吧。”

在昆仑肆虐的风雪中，舒朗月因为透支体力使用连阳诀而大汗淋漓，他跑完了镇上仅有的三家医馆，却无人可医治怀中垂死的少女。

第三家的账房先生看着已近崩溃的舒朗月，有些不忍，上前告诉他说：“小伙子，我们镇上的大夫是治不好你家妹妹了，不过前几个月来了个神医，叫谢长安。他住在镇口的迎宾客栈，你要不去那儿碰碰运气？不过那谢神医脾气有些古怪，你不要抱太大希望。”

账房先生让舒朗月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但当舒朗月真正到了谢长安面前时才知道，是根本没有希望。

谢长安比舒朗月想象得更不像一个大夫，他穿着一袭青衫，斜倚在椅子上剥着花生吃，目若春水，眉梢眼角都是不羁的风流。

舒朗月没有时间浪费，直接抱着少女跑到了谢长安桌前：

“谢神医，求您救救这个孩子。镇上的大夫都说治不了。”

少女原本伤口上的血冰碴儿因为客栈里的火炉而融化，滴滴答答地往下滴。谢长安只稍微瞥了一眼，便转身欲走：“镇上的大夫都救不了，我就救得了？”

舒朗月跑得有些气喘吁吁，他努力平复气息说：“镇上的大夫都说您是神医，还望您能救这孩子一命。”

“我是个大夫，又不是神仙。你有这个工夫，不如赶紧找块好地方把她埋了。不然再过几天雪就更大了，土冻得挖不开，她就只能被扔到雪山上喂狼了。”

舒朗月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大夫之口，面对一个垂死之人，毫无怜悯之心，甚至把她的身后事说得那么残忍。

“你要多少钱才肯救人？”

“你觉得出多少钱才买得起我因此浪费的时间？”

舒朗月抱着奄奄一息的少女，看着谢长安一脸无所谓的态度，怒从心起。他把少女放进了大堂火炉旁的软椅中，转身质问谢长安：“你见死不救，算什么大夫？”

谢长安却丝毫不在意，他侧过头去揉了揉自己的耳朵，慵懒地说：“这句话，我听了快有千遍了，我这耳朵可真是长茧了。”说罢就想上楼。

舒朗月少年意气，听到这话，手已按在了剑上，道：“上千遍？那你岂不是见死不救了上千遍？你这样的人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又要说我不配做医者？”

“你，你既知道……”

谢长安一脚踏上了楼梯，比舒朗月略微高了一点点，所以说话时微微带了一点儿俯视。他说：“你太高估人的能力了，我不过就是个大夫，纵使是神医也不过是比普通大夫诊断得更精准点。我即使坐下来给她包扎，给她配药，也只是给你一点

儿安慰，但这对病人没有任何好处。你到底是要我救这具尸体，还是要我救赎你濒临破碎的侠义之心？”

客栈里久经风霜的老板娘听到这一段话，暗自轻轻地“啧”了一声：没想到这俊俏神医最在行的不是行医，而是识别人心。

这一问把舒朗月问得哑口无言，愣在了当场。谢长安微笑着又踏上了两个台阶，但在下一秒，他的笑就凝在了嘴角上。

他听到了一声细微的呼救，这一声说的不是寻常的“救我”，而是：“我要活……”

不仅谢长安听到了，客栈里的所有人都听到了，听到了少女那声带血的呼救。很奇怪，这声呼救气若游丝，极其细微，但在嘈杂的大厅里却如白日惊雷。

我要活。

他谢长安，远远低估了人的求生意志。

舒朗月要去抱少女，谢长安一个跨步跨了过来拦住了舒朗月：“别动她了，免得把她的伤口扯得更大。你抬着椅子，把她带到我楼上的房间里去，在左手第一间。”

舒朗月还在奇怪谢长安为什么这么快就变了态度时，谢长安已经迅速地进入了大夫这个角色。

“老板娘，你帮我准备点热水，还有干净的纱布，直接记在我账上，我出去取点药。”

## 二 “这个名字很好听。”

谢长安再回来时，手里拿了一个黑色的小布袋，急匆匆地进了房。老板娘将热水端上来后，谢长安立刻将门关了个严严

实实。

“你这是要干……”

舒朗月刚想问谢长安为什么要关门，谢长安就将黑色小布袋里的东西倒了出来。

那袋子里不是别的，正是两朵艳丽灼目的——红莲。

谢长安从窗边抓了一把雪，在红莲上搓了搓，然后一起放进了药臼说：“你背过身去，把这个捣烂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背过身去？你这红莲是跟吴哥他们买的？我捣药了你要干什么？之前你不是说救不活吗？怎么现在又肯救了？”舒朗月问个不停。

谢长安眉头一皱，说：“你哪来这么多问题，你是好奇宝宝吗？”

舒朗月手拿药臼就开始捣了起来，却不背过身去，眼睛直直地盯着谢长安，眼神里直接地表达了三个字：回答我！

谢长安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公子哥真是没什么办法，他无奈地说：“我要给小姑娘擦洗伤口，你看着不太好。”

“什么？你个大男人要？你为什么大喊老板娘上来帮忙？你这样不是毁了……”

舒朗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谢长安也不准备多说，直接抬起脚踹了下舒朗月坐着的凳子，凳子立刻打了个转，舒朗月像是一条咸鱼被翻面一样，转了个面。

“喊老板娘上来？让她看到你在捣红莲，然后把咱们绑到镇中心的柱子上烧死？我是大夫，三岁女童到八十岁老妪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。”谢长安边说边拿起剪刀，剪开了少女浸满血污的衣服。

舒朗月低着头捣着药咕嘟着说：“那三岁的跟八十岁的肯定看了没什么啊，要是十八岁怎么办？”

“你再废话我就把你踢出去。她看起来顶多十三四岁吧，都还没长开，我是不可能有你那些龌龊念想的……”

谢长安刚剪开少女的袖子，就被她身上的伤口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少女的右臂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针孔。

谢长安第一眼看到她就知道她气血极虚，但她衣服上的血污都是滚下雪山时的磕伤擦伤，这点儿失血是不可能让她连掌心都没一点儿血色的。

直到看到手臂上的这些针孔，谢长安才终于想清楚，她的血虚不是因为体质虚弱，而是因为被人为地放了过多的血。这么密集的针孔，不像是偶然，而像是一种魔教仪式。

联想到盘踞在山顶的教派红莲狱，谢长安不寒而栗。

舒朗月听谢长安说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她伤得很重吗？我怎么听不到她的呼吸声了？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
“你不说话就能听到她的呼吸声了。”

舒朗月不再说话，房间里静得能听到少女的心跳声。虽然声音很小，但每一下都跳得十分有力。

每一声都在告诉房间里的人——我要活。

这个世上被谢长安断定必死无疑却还能活下来的，目前只有两人。

一人是扬州红袖楼楼主，身中数箭屹立不倒，等谢长安赶到的时候他的瞳孔已经涣散，但他偏就不死。因为红袖楼被江湖中的神秘组织修罗盯上，百年大派岌岌可危。若他倒下，红袖楼可能一夜之间就会被修罗吞并，所以他不能死，哪怕武功尽失再也不能动弹，他也不能死。

另一人是西南合欢宗的圣使，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，却还是握着儿子的小玉佩不肯闭眼，说是预料到江湖必遭屠世劫，

她要活着，到时保她儿子一命。哪怕她这数年来只能靠虫蛊续命，她也并不觉得难熬。

这些人都是当世英杰，也都带着极深的执念。但眼前这个少女，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，却能有这么顽强的求生意志，着实让人惊叹。

谢长安忍不住低笑了一声：“有趣。”

所幸少女的伤都是外伤，在谢长安和舒朗月的照顾下，五天后终于睁开了眼睛。

但她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不是道谢，而是翻身下床，拿起桌上的烛台，踉跄地逼近了窗口，似乎只要谢长安或是舒朗月再靠近一步，她就会翻身跳窗而逃。

舒朗月手上还抱着药臼，忙开口说：“小妹妹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是我从雪山里把你挖了……不对，是救了出来。”

少女警惕地望着谢、舒二人，背靠着窗子推开了窗户。看样子是准备翻窗而出。

此时的谢长安正在剥花生吃，什么话也没说，然后迅速地拿了一粒花生弹了出去，弹在了少女冻伤的脚踝上。

少女疼得吸了一口冷气，跌坐在地上。

谢长安拍了拍手上的花生皮，过去把少女提了起来，放到了床上，问：“疼不疼？”

少女虽然还是很警惕，但看出谢、舒二人并不像是坏人，所以还是怯生生地点了点头。

谁知谢长安转身就拿了一大卷绷带，把少女绑在了床上。

舒朗月放下药臼就冲了过来：“谢长安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样若是打到了她的伤口怎么办？”

“她知道疼啊，要是她再跑出去，在雪地里再一冻，这两

条腿就要冻烂了。那时候再疼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舒朗月忙跑过来将被角掖好，又把汤婆子往中间推了推。他蹲在床头，笑了起来，眉毛一笑便弯弯的，像是一弯弦月，他本来就眼如星辰，这么一笑仿佛笑出了璀璨光芒。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们真的不是坏人。我叫舒朗月，他叫谢长安。”

“舒……朗月？”少女本来还有些挣扎，听到这个名字，忽然安静了下来，静静地看着舒朗月的眉目，又跟着念了一遍他的名字。

“对。舒呢，是舒服的舒；朗呢，就是一个良字一个月字。月，就是天上的月亮啦。”

少女在被子里，用力地掐了自己一下，然后很小声地说：“这个名字很好听。我……我叫小铜镜。”

“肖铜镜？你姓肖吗？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啊，我们那里很多好看的姑娘也姓这个呢。”

小铜镜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是大小的小，我没有姓的。”

“啊……这个名字很可爱，真的。你今年多大啊？怎么会浑身是伤躲在雪里？你的家人呢？要不要我们帮你找到家人？”舒朗月嘴巴不停。

谢长安拿起一旁的药臼塞进了舒朗月的手里说：“你的话真的太多了，吵得我脑壳疼，病人的伤口也可能被你吵裂开的，还是安静地去捣药吧。”

“伤口吵裂？你觉得我像是没读过书的样子吗？能信你这鬼话？”

小铜镜看到药臼里的红色，问了一句：“那是红莲？”

谢长安答：“是，红莲治疗失血这类的外伤很有用。”

谢、舒二人原以为小铜镜会说这红莲是雪山上的圣物，不



能用之类的话。没想到小铜镜淡淡地笑了起来，说了三个字：

“用得好。”

但她为何沦落至此，绝口不提。

### 三 “你有什么企图？”

此后的日子也平静。

舒朗月反正不想回家，谢长安也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，两个人将治疗小铜镜当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。

在如此精心的照料下，小铜镜已经能下床走动。因为之前的旧衣服都被剪碎，她只能套着谢长安的长衫，披着舒朗月的狐裘，一看就价值千金。

这天，舒朗月去找商队老吴询问归期，只留了小铜镜和谢长安两人。小铜镜和谢长安都不是爱说话的人，两个人就在火炉旁各干各的事情。

“呀。”谢长安的长衫太长，小铜镜踩在了衣服上，一个不稳撞到了一旁的壁橱。

谢长安虽然刚刚正专心地泡茶，动作却十分迅速，一个箭步过去就抱住了小铜镜。

小铜镜似乎已经习惯了率先认错，她立刻低头说：“是我太不小心了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，是我的衣服太长了。”

谢长安从桌上拿过了剪刀，一把剪掉了长的部分。那件湖绿的长衫此刻如同一条合身的小裙子。

“谢谢，你们真好……”

“不要谢我，舒朗月可能是个纯粹的傻好人，但我不是，